



高考后遗症

□俞亚素

炎炎夏日,不觉又是一年高考时。情不自禁地,我的高考后遗症又发作了。我无法控制地拿起岁月的梳子,一遍又一遍地梳理着自己当年的高考经历。

好遥远,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竟然是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期,大有人生如梦的感慨。好清晰,那些人仿佛就在昨天刚刚分别,那些事仿佛就在昨天刚刚发生。

记忆中永远抹不去的是那些场景。

每天早上五点,学生寝室就开始蠢蠢欲动起来。一间寝室的灯亮了,两间寝室的灯亮了……转眼,整幢楼的灯全都亮了。同时亮灯的还有校园里的小卖部,老板早已为同学们准备好了热气腾腾的包子和饭团。虽然是掏钱买的,可是当大口嚼着点心时,心里还是对老板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教室里也早已亮如白昼,文理两个班的班主任杜仕海老师和童孟龙老师正精神抖擞地守着各自的教室门口。每看见一名学生,他们便会送上温暖而亲切的微笑,让你的心不由得泛起阵阵感动的涟漪。是的,在高考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我们其实并不孤单,因为前方有亲爱的老师为我们披荆斩棘开道,身边又有患难与共的同学并肩作战,后方还有小卖部的老板为我们呐喊助威。呵,怎么忘得了那些人?

如果说高一高二还有淘气的日子,那么一旦进入高三,便连喘气的机会都没了。高三的字典里早被抹去了“休息”两个字,事实上,休息还真不如不休息!因为一旦有休息日,老师们便会“变本加厉”地增发试卷。不,我们不怨老师,人到高三特别懂事,我们完全明白,不经风雨怎见彩虹?只要憋着气走过这一段黑暗,那么,黎明的曙光必将到来。记得有一次放学,老师们就像商量好了一般,一个进来发完试卷,转身,第二个便进来了,然后是第三个……整间教室里没有其他声音,只听见发试卷的“哗哗”声。最后一个来发卷的是政治老师,他扫了一眼我们课桌上厚厚的一叠试卷,大概于心不忍了吧,他没有像前面几位那样

殷殷叮嘱我们要做好,而是笑嘻嘻地说:“我只管发,你们只管拿去上厕所好了。”全班顿时放肆地大笑起来。呵,怎么忘得了那些事?

高三同学是没有一个敢偷懒的,几乎个个都是悬梁刺股、卧薪尝胆的模样。饶是如此,一周姓男同学留给我的苦读身影尤为深刻。那一天半夜我上厕所,赫然发现他居然就着厕所昏暗的灯光在背书。接下来我看到了终身难忘的一幕,他大概是犯困了,突然抱起脑袋狠命地撞向墙壁。我在一旁顿时吓成了一尊泥塑木雕,他也看见了我,不好意思地说:“我的眼皮直打仗呢,脑袋撞疼了,就会清醒一点。”听到这儿,我的鼻子刹那间酸起来,转过身,眼泪横流成河。那一晚,我辗转反侧,对高考充满了深深的迷茫和悲伤。难道高考真的是我们唯一的人生通道?难道我们的命运全系在高考这根独木桥上?可是紧张的时间又哪容许我太多愁善感?呵呵,怎么忘得了那样一个人?

高三的时间真不是走的,而是跑的。有一天从书堆里抬起头,猛然发现教室前方的小黑板上显示着这么一句:离高考还有三天!因为教育局有规定,我们咸祥中学学生得到姜山中学参加高考,于是班主任老师便开始张罗着要我们整理好包袱提早去姜山中学熟悉环境。当时学校派了几辆大巴车载着我们一百多名师生前往姜山,一路上居然连续碰上了三支丧葬队伍。正当大家心里大不自在时,有一男生哈哈大笑起来:棺材,棺材,有官又有才,看来我们这一届要大发了。后来果真应验了他的吉言,我们那一届属龙的兄弟姐妹们,几乎个个发挥超常,金榜题名。据说上线率名列全县第三,给学校和老师们增添了无限光彩呢!呵呵,怎么忘得了那样一件事?

高考就这样结束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成了一段往事,一段越来越遥远的往事。但是经历过高考的人却多多少少会有些后遗症,它每年总会固定地发作一次。有时是怀念,有时是得意,有时是感慨……

父亲

□陆烨

南方到了梅雨时节,总是湿漉漉的。周五下班,依然与晚高峰相遇,驱车一小时后,来到熟悉的门口,母亲一脸笑容地打开门,父亲则在厨房里忙碌着。“爸,少做几个菜!”“知道了,马上好!”

从厨房到餐厅,母亲欢快地进进出出。一会儿,香煎牛排、酸菜鱼、盐水虾、海蜇拌青瓜、小葱土豆饼、红烧油面筋、雪菜笋笋,一道道美食把桌子铺得满满当当。

弟弟一家先后脚进了门,读高二的孩子忍不住嚷嚷:“爷爷做的菜,闻着都流口水了。”

“大厨”从闷热的厨房出来了,洗把脸,换件T恤,这才入座。每周五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为了这顿晚餐,年过七旬的父亲会在本子上先写好菜谱,有时还跟着电视学些新菜。看着我们吃得唇齿留香,父亲的脸就像秋天的菊花,心满意足地绽放着。

自从母亲确诊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烧菜的活儿父亲全包了,母亲帮着打打下手。她常常想不起要拿什么,也想不起东西放在哪,一遍遍唤着父亲的名字,问了又问。

父亲是吃过苦的。爷爷早逝,奶奶体弱,靠着大伯赚钱养家。十七岁时,经亲戚介绍,他从无锡来到宁波一家军工企业。那时,他的体重只有七十七斤。

不用饿肚子,还能学手艺,父亲怀着感恩心,没日没夜地在车间里忙碌。最初他做钳工,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造成左手大拇指和食指变形,以后再也无法伸直。父亲是那批入职同事中第一个入党的,二十岁出头,就作为党代表出席了总部的党代会。

也许是见过太多的病痛,父亲很注重锻炼。等我和弟弟长大了,晨跑的队伍中,就多了两个小尾巴。

夏日,天亮得早,听着鸟鸣,他一咕噜就起来了;到了冬天,听风就冷,父亲总有办法让我们不偷懒。匀速跑、变速跑,父亲在前,我在中间,小我三岁长得胖乎乎的弟弟落在最后。

挂个沙袋,绑个篮球,水泥台上搭块木板变成乒乓台,父亲想着法儿让我们在家边玩边练。如今我和弟弟都把运动当成习惯,才懂得年少时那些苦没白吃。

一天清晨,我们仨从家门口出发,跑了5公里,抵达海边时,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海面上泛着金光,四周格外安静。父亲扭过头,微笑着说:“今天我们每个人唱首歌吧,我先唱!”

他清了清嗓子,面朝大海,“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父亲唱歌,歌声悠悠,如泣如诉,那画面像烙印一般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军工企业都在山沟沟,父亲在住处后面的坡上开出一小块地,种上丝瓜、扁豆、西红柿。周末,一家人上山除草、松土、浇水,到了收获的季节,菜园里挂满果实,绿的、红的、紫的,热闹得很。

搬到城里后,父亲在楼下空地上种了马兰和香椿。春天里,马兰拌竹笋,香椿炒鸡蛋,不光让家人有了口福,还体验到了劳动的乐趣。

小区有块地,下面是化粪池,父亲就买些盆,种上花花草草。春夏时节,红的月季、紫的绣球、白的栀子,还有香气扑鼻的白兰花,最不起眼的地方,变成了大伙儿最喜欢的花园。

父亲出过一本书,很薄很薄,只印了一百册,那是父亲怀念奶奶的文字。钢笔字一笔一画地写满五十几张纸,好多处字迹模糊了,又在旁边重新标注。《我的母亲》是父亲在奶奶离世四十周年时完成的。近六万字,配两张图,一张是父亲和奶奶唯一的合影,另一张是奶奶一个人的画像,都是黑白的。

“听母亲说,小姐姐那时发着高热,一直说胡话,‘我要吃肉’,母亲赶快答应着。等她从街上急急忙忙买来一块肉,小姐姐已经闭上眼了……”文字记录着不曾忘却的苦难,因为一场疾病,他十岁的小哥、六岁的姐姐,在短短十八天里先后离世。或许奶奶的不幸感动了上苍,四十高龄又诞下一子,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只读过两年半初中,工作后自学完成高中、大专课程。写这篇长文,他花了多少时间,我不清楚,但一定有无数个夜晚,他流着泪,思念着天堂里最爱他的人。

如果说父亲是一本书,阅读半生,我才渐渐懂得。每每感到孤独无助时,总会想起坚强而乐观的父亲,想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